金人襲沒遂歸朔方維天子之龍飛暨文運之日昌誕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藉周軒四旁六經彝訓因時表章大比曠典因時舉揚遐邇縱觀陳迹復彰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岣嶁之石又漫滅而不復有維斯文為至寶實終古之罕偶惜捃摭之有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蚩蚩窪一為臼幸而文存膚語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亦皆埋仆於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

攻而同意惟字體之瑰奇非科斗而非隸所恨者雨淋日炙之既久而其中可辨如邈之非我僅百中之一二其幸存而未泯宜退之之鋪張以炫耀於當世謂刪詩為西行之迹使至寶為道旁之棄言有大而實夸遂有來以歐陽子之議安知棄之者非三百篇之刪詩又安知為之者非出於後來之好事文翰類選

羅曾石鼓賦　岐山石鼓或謂周成王時故物又或以為宣王後來北方學者乃有以為宇文周所作者

葢未有可考也觀其文往往與車攻吉日之詩相表
裏故知其為宣王作無疑讀昌黎石鼓之歌誦坡公
岐山之詠遂依托為之賦其辭曰子盍觀乎鳳翔八
觀之一乎岐中蒼蒼西周故彊昔人伊誰内修外攘
予嘗訪遺踪於岐下得故物於榛荒曰苺龍剥落雨
墨淋漓者秦嶧山之碑乎細筋入骨玉樹交柯者漢
原廣之彝乎章殘字缺讀不能句快劍斫斷生蛟鼉
非秦人詛楚人之辭乎葢歐陽不能語其妙而子雲

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劃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擢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

能以此上論列顧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於乎吾意其蹉跎 昌黎集

蘇軾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龍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鉗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縱横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

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
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㲉
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科斗厭亂人方思聖
賢中興天為生耆耉東征徐方闞虓虎北伐犬戎隨
指嗾象胥雜遝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鼛鼓
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
文齊岣嶁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
年代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

蘇轍石鼓歌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虡以為無用百無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没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惟存此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鐘無在鑄戈戟宫殿已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駱穆錯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户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

馬童楊喜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
輕毛擒翡翠尾執麈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
見數形骸假褰任苔蘚文字皺剝困風雨遭亂既以
無用全有用還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
名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
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頤
下髭脫口齒齬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
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

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
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稌黍宣王用兵
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
顧闞虓虎悶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
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怨請看石鼓非徒然長
笑泰山刻秦語欒城集
梅堯臣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攻既

莫强聚完辨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
緑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別
識心徬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
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縑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
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稗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
我欲効韓非癡狂載致出關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
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累護令
相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

岐陽大獵紀功成十鼓巖巖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
市後世紙筆傳寘漠迹荒事逺貴者寡晴風霜月多
摧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湍盤蒼玉
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羲皇巳亡巧偽起采椽土
木消純樸何為獲此上古器經歷萬世遭搜掠寥寥
墨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矯齊俗陶
土團泥從儉薄或云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
是時此物參鼎俎蕢桴土鼓誠為樂嗚呼二物信奇

絕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
零落 宛丘集

洪适石鼓詩 天作高山太王荒鸑鷟一鳴周翦商
郊鄜卜年大蒐講諸侯歛祗尊天王六月中興繩祖
武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可鐫千載神光薄
西滸槖駝輓入大梁都壁水湛湛河出圖中間兩鼓
備章句日維丙申不模糊左驂秀弓射麋豕有魴有
鯿君子漁光和石經屹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

撮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顏無術下登三

盤洲集

張養浩石鼓詩　粵自鴻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俟剛覃思神與凝摹收三千之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攫鼇吐鳳鸞挾嬴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姦斯愚叔世當時玉筯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子相祖述刓樸遺淳趁姿媚我嘗慨此愧疎淺一髮空危萬鈞係竭來庠序覩石鼓玉立儼然三代器細

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
日月暈陰欲食既半為雷電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
二貞堅不墮刧火灰蒼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鐘鼎瓦
礫如隻辭千金未為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
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
事堪把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漫有博物名迫視
不能詳一字沈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烟日西墜

揭徯斯石鼓詩　孔廟頹牆下周宣石鼓眠苔分敲
火迹雨洗篆蝸涎野老偷為白居人打賣錢有形終
易盡流落漫堪憐 秋宜集

宋褧送汪編修出知餘姚州賦得石鼓作　翳昔中
興王振武岐陽蒐臣工作歌詩紀績用闡幽琢石製
為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
史籀蟠錯分蛟虯橐駝護轉徙逮閱三千秋天朝尤
寶惜移置宮牆陬栖息得所托珍秘償莫酬使者瑚

璉器出守趨東甌敦樸且貴重華采殆罕儔旌麾暫補外廊廟行見收亦若此鼓然置之崑崙丘燕石集

馬臻文廟石鼓詩　獵碣鐫功事惘然摩娑壞石卧寒煙昌黎巳道文殘缺又後昌黎五百年霞外集

吳師道賦得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作　石刻三代遺獨數岐陽蒐剝落卧榛菅奇寶誰見收金源亦好事馳載來薊丘豈知橋門鎮天為興邦留吾老幸摩娑老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振皇州足追史

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算先生嗜書出法帖青銅璽璧手脫擘漆書科斗不通俗蛇蚓蟠結强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目耽玩韋編鐵擿只紙傳鄒魯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閑塵没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秋徒聞壁可假道德詎信鵞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敓斁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吾欲鍛向來見辱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

笑柏棠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吾儒峙楨榦 吳淵穎集

顧文昭石鼓詩　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去今二千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逢冠劍士濟濟遊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僕隸皆正人從知史臣良況在文武日闕　寧少忘西旅貢厥獒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闕　哉詞語間未及闕　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題詩增慨慷 鐵網珊瑚

唐之淳石鼓詩　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聞十左右各惟五離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纍纍營竈減落落陳沙聚質若切元玉製若覆冷釜氣若鎔五金文若斷釵股孫峯割秋瘦千蘤耀春嫵森嚴列戈矛爾雅冠章甫蒼冰淨溜懸海騣浪掀舞推舟半折軸敗舫或遺觽小龍彭蠡歸大鵬扶搖舉斵砦明碎錦古墨清潤磋思昔委秦郊雷電驚草莽來牛礪其角鑿臼加以杵幸今依黌宮星日照廓廡圭壁遜

其儀俎豆與之伍脫非天意憐或是神明祐深詹白晝永老屋祥鸞翥晴漣畫戟陰冷濕宮牆雨諸生獲講解髦士資訓詁啓鑰煩登閣揭本利商賈韋詞表姬周韓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鏘遺恨寄酸楚紛紜梅蘇作詰屈吾鄭譜稱評雖靡定彷像詎非古觚生千載下匏繫三江滸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適從僚碣役遂出幽燕侶平生慕奇聞一日獲佳覩初臨色逾莊欲狎氣斯沮如親至京都揖讓申與甫如親與

田獵搏攫兕與虎如虛黎覓腹烹太牢肥豜如洗蜩
蟬耳聆笙磬祝敔羇懋破昏懵喜氣浹眉宇時維躔
壽星歲甲在疆圉天寒號鴟梟城荒茂禾黍宗周本
予懷覽古亦天與摩娑重圖訓蹴蹜愧庠序聊陳曹
鄶風式繼韓韋武弆居岦

程敏政石鼓詩　岐陽埋沒草離離泝省燕都石屢
移一代文章存鳥跡百年風雨蝕鼉皮摩娑尚識宗
周器題跋誰鐫蒙古辭郝愛勝游黃叔度孔庭懷古

幄聞之興慕見興敬以手摩娑防擊撲我生學篆希
前蹤下視俗書羞齪齪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
不闕　行年七十始研求老臂支撑目昏眊拾殘補
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太原宋生生好奇鐵筆
為予親刻劃吁嗟往者不復還庶免方來盡漫剥請
從祭酒告諸生誦此衣冠日薰濯懷麓堂集

何景明石鼓歌　我來太學謁孔廟下觀戟門石鼓
陳之衆詛楚已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苔昏蘚濕讀

釁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歧徙汴復入燕幸遭
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今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頗文
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蘚為摩挲固知至寶非容易
合令安頓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
事誰人得比韓孟才斡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岣嶁一
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復宿山房集

朱國祚石鼓歌　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古礎相排
連窪中或與甕囪似抱質可敵瑤琨堅傳聞書自太

聽 明詩綜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七

其意法書要録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鉞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張懷瓘書斷

史籀周宣王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時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

鳳翔府夫子廟　周氏法書苑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

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集古録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古文

所見者止此蔡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山谷題跋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於十鼓以永鎮於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祖東也其曰隹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

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萬一誠揚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彝孰有過於斯焉（鍾鼎款識）

右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為可

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
幾希墨客揮犀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
大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諸道石刻録
歐陽集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
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録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
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葢余先世所藏本猶在集
古之前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

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併録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

資古紹志録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蝌蚪書者而石

鼓歌乃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六句則先生為精於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葢謂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鱮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

頌亦恨不得在六經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鶩潛動蟄
金繩鐵索特以其書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
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
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
靈懾讋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
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
於書田獵雖歲行之至於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
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為絶典然則

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標蓋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足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刓為一鼓以補足之

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
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
作蓋本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
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
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解但其文不
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
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用大
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攷古尚書纂分

音之韻作象類之書其於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為殹以丞為丞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殹見於秦斤丞見於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於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於秦乎秦篆本於籀籀本於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躐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固秦

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於尊彝則妄造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得地中之器為多放於古而

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作不類於常祀之器應知
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
其於禮圖固有間矣欵識之用則亦如是而取諸器
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以鼎盤鼎雖適用
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適於用也但象其器之
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矣世變風移
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
物多是盤鼎鍾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銅鼓

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同上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

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羣書考索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逞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名騤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

叔云前世所傳古遠竒怪之事類多虚談而難信況傳紀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説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臼剢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合居一方此與延平寳劍何異哉韻語陽秋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

隨缺補字以意想像則我車既攻維楊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錢爲文以求章句參以薛氏款識及古文苑等書隱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闕文不敢以已意填補依穆天子傳例補以圍方其有重文亦注於右不可識者闕音惟鄭樵音訓最爲乖誕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間楊文昺以詛楚石鼓泰山嶧山碑作周秦刻石釋音其琅琊之碑不類秦文亦與收入似未盡善今皆刪定止存泰山嶧山刻字併

六藝之一錄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九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五

石鼓文

温彦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荘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

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馬氏名定國茌平人（中州集）

石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官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茌平馬氏疑宇文周所為（弇州山人稿）

石鼓文始不見稱於前代自唐韋應物韓昌黎以為周宣王時史籀作後人因之遂紛然附會以資博古殊無證據余謂宣王中興田狩選徒備見於車攻吉日之詩當時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豈吉日車攻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況書取秦誓詩錄駟鐵車鄰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刪去而遺之乎設若誠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餘

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
及獨歐陽永叔以為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
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
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
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
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
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作作辨萬餘
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

者皆鐘鼎器物欵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
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
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
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
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
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
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

焦竑
筆乘

所作者妄無疑也金薤琳瑯

鄭漁仲謂石鼓有秦權文亦周時先有此文而秦權用之耳金馬子卿謂是宇文時造焦弱侯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為此迂後世耶通雅

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石鼓舊畫蔚有奇秀學者不可不厭觀焉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

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

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蓋宣王田狩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趚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

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叜田若反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漆沮之從即于水一

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
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
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
文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迪補以圜方末書杜甫以
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
丑夏五月朔後學趙古則書鐵網珊瑚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錄自蘇勗而下名公聞人
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刋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余謂石鼓文决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為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歴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三代鐘鼎卣

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
塚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為宣王
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聳豐云岐本周地
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
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
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
俟知者同上
石鼓今在太學其文為章十總六百五十七言可模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於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耶得之不啻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湮没陳倉
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
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
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
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糺錯

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

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耶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録王深甫故跡遺文張師正倦遊録胡世將資古紹志録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宋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於府學之門廡護以一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

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盇全文於潘迪音訓間有同異然無從復考金石古文

蘇公石鼓歌乃鳳翔八觀詩之一公為鳳翔推官因覽古遺跡賦詩非若昌黎見紙本而作也故其詩曰舊聞石鼓今見之而楊用修謂從李賓之所見東坡之本篆籒特全音釋兼具升庵集中稱六百七十五字完好無譌丹鉛録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盇全文不覺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

石鼓詩辭與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二句爾楊用修增益之於是六轡沃若我來自東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靁同者不一又竄入尚書歸格藝祖之文自來諸家釋石鼓未嘗有是文也 鴻雪録

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鼓今在北監予為國子司業時慮其日泐也欲扃鑰之而不果别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仕大

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
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
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
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亦勤矣亦僅
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
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
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

且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一驗也若今之轉摹者則謬甚矣同上

岐陽石鼓文有謂周宣王獵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鑿鑿有據其略曰考之書天子大蒐會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無書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國不得並逸胡後世無聞焉則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嶽峙不可復撼弟廣川有其學有其識有其辨而無其筆故不勝滕葛糾纏確

論反晦耳鄭樵謂為秦惠文後及歐陽三疑皆瞽說
迷謬不足與辨韋應物謂為文王之鼓宣王刻詩真
如少君古強之徒曾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馬子卿
者以為宇文周時作一似無目者益大可笑樵又謂
石鼓者立碑之漸千載名言至謂以石為鼓繇其土
地之所出則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為虛器豈止以
地之所出茍且不法耶觀九州貢物攻玉制器無一
不窮極奧渺以石為鼓何所取則乎今石鼓在太學

又薛尚功鄭樵潘迪諸家咸有音訓然有闕文靡所
增益楊用修自言受業於李文正公得蘇文忠舊本
凡七百餘字易以今文傳之陝西誌亦載此文其文
悉與楊本同而字畫訓釋頗異古詩紀注
都城東北艮隅瞻其坊曰崇敎步其街曰成賢國子
監在焉國初本北平府學永樂二年改國子監左廟
右學規制大備彝倫堂之松元許衡手植也廟門內
之石鼓周宣王獵碣也其質石其形鼓其高二尺廣

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今剥漫而可計數其方要當六百五十七言先所存無考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楊慎乃曰正徳中存字僅三十餘據今搨本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巳鼓字四

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揚用修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予獨以其辭不足儕於二雅而疑之今在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金石文字記

言獵碣者多指為宣王之鼓蓋緣文有我車既攻等語與小雅相似爾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詩中多有之

謂明徵矣董氏迺又引叔向楚置茅蕝一節更足發明其為成王制作益無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紀成王營洛邑復都豐鎬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蒐岐陽東伐淮夷按此與左傳注先伐後蒐似相背戾然以愚論之武王克商嘗散牛歸馬戢干戈櫜弓矢示天下不復用意天下不復叛也無何禄父盜兵三監煽亂殽函以東非復周有於是出既戢之干戈而復稱之收既稅之牛馬而復駕之召既散之卒甲而復伍

之就岐陽而講武即蒐田以用衆亦事理之不無者
然則以文考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也君子則
邦甸侯衛及三事六官之屬其文則史臣之筆是時
史佚作虎書魚書鳥書非頡禹之後至籀始更其文
也如銅槃銘詛楚文體皆瑰異非蝌非古是周時諸
文並行籀特其一種爾王氏寀摹勒汝帖倉頡夏禹
款識封比干墓銅槃之後先次以岐陽石鼓然後列
史籀書則未嘗以鼓文為籀書也若夫宣王東都之

會雖見於詩其時玁狁蠻荆騷然不靖既用兵於鎬東之徐淮顧治兵於鎬西之吳汧非所以順人情而播先聲矣鄭氏樵又以斤權文同目為秦作復以秦稱王號附會天子嗣王之文夫秦雖稱王未嘗自居帝制臣下稱君亦未有稱公者況斤權之文雖刻於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後有斤權文未必為斤權而作故止可曰見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其自製之字無一字沿襲且小篆始於始皇則前此

亦用舊文矣至於十鼓其一為臼疑鄭餘慶徙置學宮時已然故昌黎詩云故人從事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也及五季都洛鳳翔學校荒蕪土人因其已臼乃復臼之爾仝上

程大昌雍録極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獨取之葢後周之説固謬妄不足論即謂出於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詳本辭故爾予謂中興詩尚簡潔秦風辭多險峭而石鼓閎碩典雅頗近東山七月之遺響宜為成王

春秋左氏傳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竹書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又傳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蠻荆置茅蕝然則石鼓是成王物傳有明徵此廣川董氏沙隨程氏毅然斷以為成王之鼓也夫春田曰蒐今繹其詞時則霝雨地則淖淵涉則舫舟草則若華木則楊柳帛魚鱳鱳于水一方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春時景物宛然在目其殆蒐于岐陽時作乎

補遺

永樂之初余與餘姚柴廣敬同被簡入翰林講學之暇因論及石鼓文廣敬為道其師趙撝謙得善本審定為周宣王時詩史籀所書無疑永樂十一年予從太宗皇帝來北京乃得見石鼓於太學門下亟摹搨成卷閒一展玩惜其訛闕已多時廣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趙先生所藏卷一觀庶稍補其闕文而不可得今稽勳員外郎柴蘭廣敬姪也忽持此卷示予閲之

厚之各為訓釋不能無議焉者如以時作時矢作尖
霥作霧舛訛甚多不可殫舉然諸家皆為模本所誤
石鼓葢未之見也元潘氏迪取諸家說重為考訂間
亦以坙作即阪作阼夫迪親見之猶混魯魚矧諸家
予滋躬詣鼓旁詳加摩玩文之漫剝者猶隱然有迹
可辨也乃筆之以歸沈潛其義參考諸說是者取之
誤者正之其未詳者不敢强為之說鼓之所自諸家
考辨已明不容復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詠附

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剥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刑尚在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余得之故内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見矣上全

乾隆御覽之寶

六藝之一録卷二十九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